

温夫人的扇子

王尔德摇著

余光中摇译

蘊_云再 宰_陽味_和晒_味和_味藻 云_寧鼻
(_遭曾_約糟_刺宰_聖藻)

一笑百年扇底风

摇摇——《温夫人的扇子》百年纪念

一

在西方的戏剧家里，王尔德不能算是伟大，但是像他那样下笔绝无冷场，出口绝无滥调的作家，却也罕见。王尔德的剧本，无论是在台上演出，或是在台下阅读，都引人入胜而欲罢不能。最可惊的，是他的四出喜剧、一出悲剧，不但全都在四年内完成，而且当年在伦敦首演，无不轰动。这样的风光当然也极少见。

同样可惊的，是王尔德的剧本都是乘他出外度假，在一个月内存成，而且人物的命名也就地取材。例如他的第一本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主角的名字正是就地拈来，因为当时他正在英国北部湖区的温德米尔度假。

王尔德开始写剧本，是在一八九一年，已经三十七岁了。在此之前，他的才情只见于诗集、童话、小说，如果就此搁笔，他的成就也有限了。幸好那年，杰出而年轻的演员亚历山大（*Alexander*）刚接任圣詹姆斯戏院的经理，需要新的剧本。他认为王尔德出口成章，下笔成趣，妙语不绝，是写喜剧的无上人选，竟然押宝似地，预付了王尔德一百镑的版税，请他写一出“现代喜剧”。王尔德欣然接受，却懒洋洋地拖了好几个月。他对于当代的剧作家全瞧不上眼，曾说皮内罗（*Pinner*）的某剧是他“从头睡到尾的最佳剧本”，又说“写剧本有三个信条。第一条是不要写得像琼斯（*Jones*）；第二条跟第三条也是如此。”所以他必须亲自出手来示范一下。于是那年秋天他把《温

夫人的扇子》交卷给亚历山大。

一读之下 ,亚历山大立刻断定这出戏会叫座 ,愿出一千英镑买下剧本。不料王尔德却答道 :“我对你高明的判断深具信心 ,亲爱的亚历克 ,所以你慷慨的出价我不得不拒绝。”他的自信并未落空 ,因为单单是初演就赚了七千镑版税。

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日 ,距今恰恰一百年前 ,《温夫人的扇子》在伦敦圣杰姆斯剧院初演 ,即由亚历山大自演温德米尔勋爵 ,玛莲·泰莉(配李保土莉)演温夫人 ,轰动了剧坛。自从谢里丹的喜剧杰作《造谣学校》以降 ,一百二十年间 ,英国的剧坛上没有一出戏可与匹敌。戏一落幕 ,观众就高呼要作者谢幕 ,采声不绝。王尔德指间夹着香烟 ,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台上 ,对观众说道 :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晚我 “非常 ”高兴。演员们把一出 “可爱 ”的戏演得这么 “动人 ” ,而你们看戏的表现也 “极为 ”内行。我祝贺你们的演出 “十分 ”成功 ,简直令我相信 ,你们对这出戏的评价 “几乎 ”跟我的一样子高。

这么自负的话 ,观众在兴奋之余照样欣然接受。不过剧评家却大不高兴 ,纷纷予以恶评。也许王尔德早就得罪过他们了 ,因为谣传有一次有人对王尔德说 ,剧评家都可以花钱买通的 ,他的回答是 :“也许你说得没错。但是凭他们的样子 ,大半都不会怎么贵吧。”

王尔德的新戏成了伦敦的新话题 ,戏中的警句也到处被引。他对人说 :“比起 《温夫人的扇子》的作者来 ,也许还有更聪明的人 ,果真如此 ,可惜我还没有遇到一位。”又有人问他 ,上演的情况如何 ,他说 :“好极了 ,听说每晚都有皇亲国戚没票进场。”

这时正是王尔德的巅峰时期 ,温夫人热还未退 ,他已经写好另一本剧 ,一本用法文写的独幕悲剧 ,叫 《莎乐美》。法国的当红名伶莎拉·伯恩哈特(李保土莉)读了剧本 ,十分欣赏 ,表示愿演女主角 ,却不幸因为此剧涉及圣经人物 ,竟遭官方禁演 ,直到王尔德死后三十一年 ,

英文译本才在伦敦演出。

但是其他的三出喜剧,依次是《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不可儿戏》,却在三年内陆续首演,无不叫座。等到最后的一出《不可儿戏》在一八九五年的情人节(二月十四日,圣范伦丁日)首演时,《理想丈夫》已经在另一戏院续演了一个多月。这种盛况对任何剧作家说来,恐怕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应在自负的王尔德身上,可以想见有多顾盼自雄了。《不可儿戏》当日的盛况与传后的地位,我在自己中译本的序言《一跤绊到逻辑外》里已有记述,兹不再赘。至于《理想丈夫》,在皇家戏院首演之夜也风靡了观众,威尔斯亲王在剧终更向王尔德道贺。因为戏长四小时,王尔德表示要删去数景,亲王连忙说:“求求你,一个字也不要删。”

二

王尔德的喜剧上承康格利夫与谢里丹,都是讽刺上流社会的所谓“讽世喜剧”(精采幽默辛辣讽刺),其中的场景多在贵族之家,地点多在伦敦或其近郊,时间多在社交季节,亦即初夏,人物当然多属上流社会,事件则当然是绅士淑女之间的恩怨,金童玉女之间的追逐,轻松的不过虚荣受损,严重的却是名节蒙羞,衣香鬓影与俐齿伶牙往往掩饰着败德与阴谋。

若是以为王尔德意在劝善规过,移风易俗,那又错了。道学家,是他最不屑担当的角色。他最着力挖苦的,毋宁正是道学家的嘴脸。假道学固不必说了,就算是真道学吧,也每每失之于苛严、刻板、不近人情。是非之别,正邪之分,不是王尔德所关心,因为这种分别往往似是而非。他所关心的,却是真诚与虚伪,自然与造作,倜傥潇洒与迂腐拘泥。

王尔德喜剧中的人物非愚即诬,罕见天真与诚实的角色。他是一位天生的讽刺家,对一切价值都表示怀疑,所以他的冷嘲热讽对各色人等一视同仁。许多单向的讽刺家立场鲜明,目标固定,似乎敢恨敢爱,是非判然,终极的真理已经在握,到头来其实是为某一种人、某一政党、

某一教派、某一阶级在发言。王尔德的讽刺却是多元而多向的：他的连珠妙语、翻案奇论固然十九都命中上流社会的虚妄，但是回过头来，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下层社会的弱点。同样地，上一句他刚挖苦过婚外的变态，下一句笔锋一转，又会揶揄夫妇的正规；上一段刚消遣过外国人，下一段劲球反弹，又会打中自己的同胞。这才是真正的讽刺家，以人性为对象，而不是革命家、宣传家，以某一种人为箭靶。

《温夫人的扇子》是王尔德的第一本喜剧，所探讨的主题是上流社会的定义，说得具体一点，便是淑女与荡妇之别。王尔德的答案是：难以区别。要做淑女或荡妇，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未经考验的淑女，也许就是潜在的荡妇。众口相传的荡妇，却未必是真正的荡妇。换一句话说，天真的女人不一定好，世故的女人也不一定坏。同时，未经世故的女人习于顺境，反而苛以待人；而饱经世故的女人深谙逆境，反而宽以处世。在《温夫人的扇子》里，母女两人都陷入了这种“道德暧昧之境”（~~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温夫人的母亲二十年前抛弃了丈夫和女婴，随情人私奔，不久又被情人所弃。二十年后，她得悉女儿嫁入了富贵人家，便立意把握机会，回到上流社会。她用自己的秘密威胁温大人，勒索到一笔财富，又因温大人的牵引，得以在自己的寓所招待体面人士，渐渐回到上流社会。她的最终目的，是在温夫人二十一岁的生日舞会上正式露面，十分风光地成为名媛。她，便是阅尽沧桑的欧琳太太。

这一切，身为女儿的温夫人全不知情，反而怀疑是温大人有了外遇，委屈与愤恨之余，竟然接受达林顿的追求，就在生日舞会的当晚，出走私奔。幸有欧琳太太苦口婆心，及时劝止，而未铸成大错。同时在紧要关头，幸有欧琳太太巧为掩饰，才保全了她的名节。至此，做女儿的对这位“坏女人”的印象才全面改观，因此对自己身为“好女人”的信心，也起了怀疑。这件事发生在温夫人成年的生日，改变了她对别人和自己的评价，使她终于成熟。

第一幕里的温夫人，还是一位天真纯洁的淑女，且以名教的维护者

自许。达林顿追求她，调以游辞，她对达林顿说：“我是有几分清教徒的气质。我就是这样子给带大的，幸而如此。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一直是由大姑妈朱丽雅小姐带的，你知道。她对我很严，但是也教会了我人人都忘了的一样东西，那便是，如何分辨是非。‘她’不容妥协。‘我’也绝不通融。”

当晚的生日舞会，温大人希望邀请欧琳太太参加，温夫人断然拒绝。温大人再三为她求情，温夫人不为所动，而且高傲地说：“不准你把这女人跟我相提并论。这简直是雅俗不分。”

到了第三幕，温夫人面对自己的生母而全然不知，只当仍是面对“坏女人”欧琳太太，径斥她道：“你这样的女人根本没良心。你根本没有心肝。你跟别人只有买卖。”

凡此语调，都显示温夫人的道德优越感和对于正邪之分的自信。不料自己婚姻受挫，情急私奔，濒临身败名裂之际，却要靠这么一个俗气的“坏女人”来及时劝告，并委曲保全。然则淑女与荡妇之间，真的是截然可分吗？温夫人私奔达林顿的单身寓所，仓皇之间躲入幔后，却把扇子留在沙发上，被宾客发现。若非“坏女人”欧琳太太挺身而出，承认是自己在舞会上误取来的，温夫人就完了。然则淑女与荡妇之分，不在有没有做过坏事，而在有没有人知道吗？

所以到了第四幕，温夫人对于正邪判然的二分法，不再信心十足地坚持。以前是她丈夫为欧琳太太求情，而她大义凛然，绝不通融。现在却轮到她来为欧琳太太辩护了，她反省说：“我恨不得在自己家里当众羞辱她。而她，为了救我，却在别人的家里当众承担羞辱。万事万物，都隐含辛酸的讽刺，世俗所谓的好女人和坏女人，正是如此……现在我不相信能把人分成善恶，俨然像两种不同的种族或是生物。所谓好女人，也可能隐藏着可怕的东西，诸如轻率、武断、妒忌、犯罪之类的疯狂心情。而所谓坏女人呢，心底也会有悲伤、忏悔、怜悯、牺牲。”

王尔德是一位天生的讽刺家，一位嘲弄世俗笑傲名教的诛心论者。大凡讽刺家，都是反面的道德家，对于劝善规过、奖善惩恶之类并无多大兴趣，倒是在善恶之间的模棱地带，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德，也就是伪善，既敏于识破，亦勇于揭穿。不过王尔德之不凡，在于他不但是位讽刺家，同时还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下笔讽刺的时候，也要讲究风格，留下美感。一位唯美的讽刺家在出剑的时候，当会避免血污溅身，甚至留下的伤口也干净利落，形象动人。所以欣赏王尔德的讽刺，与其看他在讽刺谁，不如看他怎样讽刺。

王尔德的四部喜剧，始于《温夫人的扇子》而终于《不可儿戏》。到了《不可儿戏》，他已经完全抛开了道德，甚至不理睬主题，至于情节，也只留下了无可再简的架子，维持精彩对话的藉口而已。但是在《温夫人的扇子》里，他还是有点拘泥于道德的主题，未能放手去驰骋想像，经营妙语，像《不可儿戏》那样天马行空。

论者指出，王尔德习于翻案文章，不宜正面立论，所以他在刻画不纯真的人物时，艺术表现最为纯真，可是每当他剧中罕见的纯真人物滔滔自白时，其艺术表现却有点虚假的调子。按之《温夫的扇子》，正是如此。其实，正如王尔德的其他喜剧，此剧的佳胜不在主题，而在对话。锦心绣口如王尔德，有了事件穿针引线，只要把自己说过的妙语隽言，左右逢源地分配给他的人物，自然就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听众如在山阴道上，也就应接不暇了。

早在《温夫人的扇子》里，匪夷所思的警句已频频出现于对白，不但当场激发观众的笑声，而且日后广被引述，终于把上下文完全摆脱，成为一切名言辞典争录的摘句，引述之频，与蒙田、培根分庭抗礼。单凭这一点，就说明王尔德的才情，传后率有多高了。

《温夫人的扇子》传后的警句没有《不可儿戏》那么多，因为起初王尔德还没有完全抛开道德的包袱，笔下的人物总还有几分正经，而警句

呢,四平八稳的正经人是说不出的。到了《不可儿戏》,王尔德才浑然忘我,练成了逻辑不侵道德不役的自由之身,笔下的人物无一正经,于是以反为正、弄假成真的妙语乃如天女散花,缤纷而下。

《温夫人的扇子》里,有名的妙语警句也都是出于不正经的角色,所谓反派之口。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大概就是达林顿勋爵之言:“什么东西我都能抵抗,除了诱惑。”这句话当然还有上下文,可是因为说得干脆又俏皮,所以单独摘出,仍然自给自足。其实达林顿还有一句话同样精彩,却比前句少人引用;且容我连同上下文一并录出。达林顿对温夫人说:“好人在世上坏处可大了。无可怀疑,好人的最大坏处,是把坏人抬举得无比严重。把人分成好的跟坏的,本来就荒谬。人嘛只有可爱跟讨厌的两类。我是拥护可爱的这一边的,而你呢,温夫人,身不由己是可爱的一边。”

柏维克公爵夫人也是一位怪论滔滔的角色,凭着她的身分与辈分,她当然可以口没遮拦。她对温夫人埋怨自己的家人,说起“我的儿子啊下流得离谱”。温夫人说:“男人‘个个’都坏吗?”她答道:“哦,个个一样,绝无例外。而且绝无起色。男人啊越变越老,绝对不会越变越好。”接着她又骂到丈夫,说他婚后不到一年,“已经在追求各式各样的裙子了,什么花色,什么款式,什么料子的都追。”

第三幕的后半场,众绅士随达林顿回到他的单身寓所,仓皇之间,温夫人隐身幔后,欧琳太太躲进邻室。在这紧要关头,王尔德却把情节悬而不决,让几个男人逞舌纵论一番。果然,口出妙语的都是不正经的人物,却没有温德米尔的份,因为他太正经了。最有名的一段是这样的,达林顿听众绅士大发骇世惊俗的议论,不禁骂道:“你们这批犬儒派的家伙!”格瑞安问:“犬儒派是怎么回事啊?”达林顿答:“这种人什么东西都知道价钱,可是没一样东西知道价值。”格瑞安接口:“而伤感派呢,什么东西都看得出荒谬的价值,可是没一样东西知道市价。”

达林顿答话的原文是 ~~粵皂社憎噪也憎到噪夷噪以噪測賊造早禁~~ 典型的译者,公式的译法,大概是“知道一切东西

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的一个。”这种译法不但冗长 ,而且生硬 ,演员说起来也很难上口。王尔德笔下的对白如果都如此硬译 ,就成其为王尔德了。因此我译《温夫人的扇子》,不仅是为读者 ,更是为演员与观众 ,正如以前我译《不可儿戏》一样。

四

对白当然是王尔德喜剧的灵魂 ,不过王尔德之为喜剧家 ,当然还有其他的能耐 ,剧名标出的扇子即其一端。

这把扇子是温德米尔送给夫人的生日礼物 ,象征着丈夫的恩情。不料外遇的阴影忽然袭来 ,温夫人在盛怒之下 ,警告丈夫说 ,如果那女人竟敢来参加舞会 ,她就要挥扇痛击。这么一来 ,礼物就变成武器了。等到欧琳太太出现 ,温夫人先是抓起扇子 ,旋又任其落地 ,却由达林顿拾起 ,再递给她。其中的含意繁富而且微妙 :先是武器并未使用 ,然后是丈夫的爱情落了空 ,那爱之象征却被别的男人接过手去 ,又被怨妇接过后手来。不久温夫人幕后隐身 ,把扇子留在沙发上 ,被众绅士发现 ,竟使丈夫蒙羞 ,同时也连累了欧琳太太。于是香扇又沦为羞耻的标记了。第二天早上欧琳太太把扇子奉还 ,并且乘机要求温夫人以扇相赠。至此扇子又添了新的意义 :在温夫人眼里它象征了欧琳太太相救之恩 ,但在欧琳太太眼里 ,它却成了女儿的纪念、母爱的寄托。扇之为用大矣哉。

戏剧而有秘密 ,往往是情节发展的关键 ,也就是经营悬念的利器。可是对于剧中人物 ,谁有秘密 ,谁知道秘密 ,谁不知道秘密 ,都必须巧为安排。至于何时泄密 ,只泄漏给观众吗 ,还是也泄漏给剧中的某一人物 ,却是舞台技巧的一大考虑。欧琳太太正是温夫人的母亲 ,这一点 ,除了做母亲的自己知道之外 ,做女儿的始终不知道 ,其他人物也都茫然。只有温德米尔勋爵是例外 ,因为这件事正是做母亲的向女婿勒索的依据。

这天大的秘密已经守了二十年之久 ,却在女儿生日的晚上造成了

第二个秘密 那便是温夫人私奔达林顿的私寓。这件事只有欧琳太太知情 ,其他的人 ,甚至她自己的丈夫 ,全都不知。

除了欧琳太太掌握一切秘密之外 ,剧中人物均有所蔽 ,而以追求欧琳太太的奥古斯都勋爵为尤甚。前述的两大秘密 ,温德米尔夫妇都“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奥古斯都却毫无所知。王尔德最爱瞒人了 ,连台下的观众千目炯炯 ,也要看到第二幕快结束才恍然大悟。

如果秘密是悬崖 ,则剧作家把不知情的剧中人 ,或是知情的台下人 ,三番四次地推向悬崖边上 ,就产生了高潮。

坏女人是谁 ? 戏一开场这疑问 ,亦即秘密的面具 ,就推向观众。温夫人翻开丈夫的存款簿 ,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但并未揭开其后更大的、自己身世的秘密。发现表面的秘密 ,徒然升高悬念感而已。

第二幕中欧琳太太出场 ,造成一大高潮。但这女人究竟是谁呢 ,仍是一大秘密。这秘密要到第二幕终她自己喃喃窃语时 ,才为观众揭开 ,但稍揭而未大开 ,犹未真相大白。

第三幕中 ,表面是纯然男性的私聚 ,不料暗处正竖着女性的耳朵。奥古斯都坦承爱慕欧琳太太 ,没想到她正在门后窃听。达林顿暗示爱的是他人之妻 ,更未料到温夫人在幔后。男人在亮处 ,女人在暗里 ,只有达林顿是半明半暗 ,这微妙的情况 ,正逗乐观众发会心的微笑 ,香扇忽然变成了危机的焦点 ,掀起又一高潮。至此观众心情也一变 ,成为担心泄密。但突起的危机被突现的欧琳太太一句话就化解了。紧接着就落幕 ,高潮停格 ,剧力强劲。

第四幕的母女别 ,比起第三幕的扇子风波来 ,只能算是高潮的下坡 ,但浪花飞溅之势仍颇有可观。泄密的危机始终不断。温夫人心中孺慕的母亲 ,与眼前真实的母亲 ,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 ,这透明的间隔脆如玻璃 ,随时会片片破裂。同时温夫人淑女的形象 ,也未必包得下荡妇的阴影 ,随时有泄底的可能。她的丈夫几乎要吐出母女的秘密 ,她自己几乎要供出私奔的隐情 ,两度到了悬崖边上。最后 ,送罢欧琳太太回来 ,天真的奥古斯都竟说 :“她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这真是令众人大

吃一惊 尤其是温氏夫妇 ,丈夫以为母女之情已泄 ,妻子则以为私奔之情已漏 ,幸好只是一场虚惊。结果是一切秘密都没有泄漏 ,一切名誉都没有损伤 ,温夫人有惊无险 ,欧琳太太重回上流社会的计划完全成功。那坏女人 ,不 ,那聪明的女人 ,不但赢得了财富 ,恢复了地位 ,嫁到了丈夫 ,而且拯救了女儿 ,唤回了母性 ,连那把风情无限的扇子 ,都被她飘然带走了。

那把扇子在危急的关头 ,只有她出面认领 ,所以欧琳太太才是扇子的主人 ,也才是这出喜剧的主角。我回头去看作者 ,襟佩绿色康乃馨的王尔德 ,笑得十分蒙娜丽莎 ,不置可否。

一九九二年端午于西子湾

目摇录摇

一笑百年扇底风——《温夫人的扇子》百年纪念

第一幕

猿

第二幕

園

第三幕

猿

第四幕

缘

布摇景

第一幕摇温德米尔勋爵独栋屋的起居室

第二幕摇温德米尔勋爵独栋屋的客厅

第三幕摇达林顿勋爵的套房

第四幕摇与第一幕相同

时摇间摇现在

地摇点摇伦敦

剧中的情节始于星期二下午五时 ,终于次日下午一时三十分 ,不出二十四小时。

剧中人物

温德米尔勋爵

达林顿勋爵

奥古斯都·罗敦勋爵

赛西尔·格瑞安先生

邓比先生

霍波先生

派克（管家）

温德米尔夫人

柏维克公爵夫人

阿佳莎·卡莱尔小姐

普灵黛夫人

贾德保夫人

史徒非夫人

古伯·古伯太太

欧琳太太

罗莎莉（女仆）

第一幕

布摇篮景

卡尔登坡道，温德米尔勋爵独栋屋的起居室。正中与右方各有一门。台右书桌上放着书报。台左有沙发，配以小茶几。台左落地窗外是露台。台右有桌。

温德米尔夫人站在台右的餐桌旁，把玫瑰插进蓝色的花钵。
派克上。

派克夫人您今天下午会客吗？

温夫人会呀——是谁来了？

派克夫人，是达林顿大人。

温夫人（略为迟疑）带他上来吧——谁来我都接见的。

派克是，夫人。

摇摇摇摇从中门下。

温夫人乘今晚舞会之前见他，最好。好在他来了。

摇摇摇摇派克由中门上。

派克达大人到。

摇摇摇摇达林顿勋爵由中门上。派克下。

达大人温夫人，您好！

温夫人达大人，您好！不行，我不能跟你握手。弄这些玫瑰，
手全湿了。好漂亮的花啊！今早刚从赛尔比送来的。

达大人美极了。（看见桌上有一把扇子。）好漂亮的扇子！我

可以看看吗？

温夫人摇请吧。是漂亮啊！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应有尽有啊。

我自己也刚才见到。是我丈夫送我的生日礼物。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知道吗？

达大人摇不知道，真的呀？

温夫人摇真的，今天我成年了。是我一生很重要的日子，对吧？

所以我今晚要开舞会呀。坐下来吧。（继续插花。）

达大人摇（坐下。）温夫人，早知道是你的生日就好了。我就会在你门前把整条街都铺满鲜花，让你走在花上。花呢天生是为你开的。

摇摇摇摇稍顿。

温夫人摇达大人，昨晚在外交部我真是气你。只怕你今晚又要惹我生气了。

达大人摇我，温夫人？

摇摇摇摇派克领仆人端托盘与茶具由中门上。

温夫人摇放在那儿，派克。行了。（用手帕擦手，走向台左茶几，坐下。）坐过来吧，达大人。

摇摇摇摇派克由中门下。

达大人摇（端椅走到台左中央）温夫人，我好惨啊。你得告诉我，昨晚我怎么啦？（坐在台左茶几旁）

温夫人摇哪，一整晚你天花乱坠，向我献不完的殷勤。

达大人摇（微笑）啊，这年头大家都闹穷。唯一可献的好东西“只有”殷勤了。只剩下殷勤啊才“献得起”□。

温夫人摇（摇头）不是的，我是说正经话。你不准笑，我可是当真的。我不喜欢恭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以为，凭他满嘴有口无心的废话，就能大讨女人的欢心。

达大人摇哦，我可是有心的。（接过她递来的茶）

温夫人摇（肃然）我希望你不是。达大人，我不愿意跟你争吵。